

我辈岂是蓬蒿人

——读李伟明《松间轻语》所想

□龚文瑞

作文者的最高境界,不外乎以文化人、以文载道,让人在文字中轻松畅泳,让人在阅读中学会思考。显然,李伟明做到了这两点。作为知名杂文作家,伟明的文字有着剑的锋芒,他似一位身怀绝技的剑客,“剑”在他手里舞得如行云流水般流畅,让人阅读起来十分轻松。

当下是快餐时代,微信、微博……无不是短章小文在流行。伟明似乎从二十年前就把读者的阅读心理拿捏准了,若讲究阅读效果的话,伟明多半是能拿满分的。

写出来的文字能使人轻松阅读,体现的是写作者的才华与功力。我与伟明同在报社工作时,他经常与我讨论一个话题——文章的魅力究竟是什么?是文字的隽永,语境的美妙,还是思想的深邃?我们一致认为,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最重要的是文字的可读性。

文字只有释放出令人阅读下去的吸引力,才有可能实现它的另一个潜在功能——给人以灵魂的撞击,让作者的思想得到感应。

一般认为,思想性是文章的魂灵,予读者在阅读中学会思想或引发思考,这是作家的写作使命。仅以伟明近著《松间轻语》而言,无论是第一部分廉政反腐内容的杂文,还是第二部分的思想随笔,每一篇什,无不在教人做一个三观正、有道德、致良知的人。2018年,我在余姚参观王阳明纪念馆时,园中有一尊阳明先生提着灯笼躬身前行的雕像,至今仍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那是为他人擎灯领路的形象。我认为伟明也是一位秉烛者,用文字为读者擎起思想之烛,

感染和影响读者一起向光明行。

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说:“阅读是一种契约,是建立在对作者和文字的双重信任基础上的。”我赞同这一观点。写作的目的是期望作品能发表、有人读,最好是有广泛而长久的传播。读者对文字有选择权,对作者也有选择权,爱屋及乌,或者先追随其人再追随其文,或者先欣赏其文字之韵再欣赏其人格之魅。作为一名畅销书作家,伟明显然已赢得了阅读者对其人与其文双重信任。他的小说《祥瑞宝莲》一年之内再版六次、阅读者达到七八十万之多,他的杂文集《松间轻语》短短三个月便能一版再版又三版,便是很好的说明。

俗话说人品如文品,作家的形象并不好定义,但总归还是有些共同标签的,比如饱学、勤奋、爱读书、爱山水,有知识、有情怀,疾恶如仇、仗义执言、有悲悯情怀……而这些,伟明都是具备的。

伟明饱学,与他交往的人都能发现他的历史与文学功底很扎实。伟明勤奋,也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来以几乎一年一本的出书速度出版了十七本著作。伟明还是个乐山乐水之人,当年我与他在报社为同事时,他主持策划了以展示赣南山水与乡村风貌为主题的采风活动并取得圆满成功,由此催动了他长达十年之久的走访赣南所有乡镇村落的行走与书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丰饶的田野、坚实的脚步、真实的感受、现场的撷取……这种贴近大地的行走与书写,使他迅速成长为赣南最富实力的作家之一。

在我的记忆中,伟明是个敢于用新闻力量针砭时弊的报人,在报社工作期

间,他以记者身份,通过新闻报道,帮助了不少遇到困难的老百姓,以至多年后还有人在念叨他的新闻故事。这是他的新闻理想和内在品性使然。现在他不当记者了,但令我敬佩的是,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始终热爱着他的文字、热爱着他的杂文,任何时候他都不冷落他的文字,不冷落他的读者。而读者也不曾忘记他,无论他在哪里,都不停地追随他的文字。这便是来自读者的那份契约。应当真诚地祝福这份美好的契约,这份由阅读而建立起来的长期信任的契约,于伟明和他的读者而言,是一种何其美好的美美与共的读写关系!

2007年前后,他阅读《资治通鉴》的一系列体会文章在报纸上连载,被市委有关部门点名表扬,这些文章于2009年汇编成《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一书出版,被全国一些单位列为领导干部部阅读推荐书目。伟明一时间名动报界、史学界与文学界。这部包含他十数年学习心得的厚重历史读本,透发着一个作家以史为鉴、从史出发而观照当下的使命与责任,有着超乎一般写作的人文价值与现实意义,其成功显然得之于作者自身修养的深度及其知识积累的广度、思考问题的厚度。记得还在报社与伟明为同事时,我的《赣州古城地名史话》一书出版,伟明曾热心地写过一篇评论,其中有一句夸赞的话,“钻得有多深,立得就有多高”,对我十数年坚持不懈行走、研究、书写赣州的写作姿态及成果给予了肯定。今天,我要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赠还给他。我以为,作为赣州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伟明是真正做到

了“钻得深,立得高”的。

阅读伟明的文章,时常会对他潜在在字里行间的一种沉郁意味生发联想,自觉地感受到他呼唤的喘息、思想的芒露、目光的焦灼、步子的峻急、心神的急切……恍惚间仿佛看到一个怀揣使命的著者在不经意间发出自己的呼与喊、释放自身的光和热。在杂文世界里,伟明喜欢用历史丈量现实,也喜欢用现实筹谋未来,历史、现实与未来这三个时间的纬度,被他用心用心揉和成一个个饱含忧患感的热切希望,又通过一个个汉字组合成一篇篇有温度有情怀的心灵微文,将迷惑中的你、困窘中的我、泥滩上的他一一牵引,牵往满是希冀的绿色田野。伟明的“钻”与“立”是一以贯之的,正如他的人格秉性,无论岗位、职位如何变化,他对人的率真,对事的认真,对文的较真,始终如一。

数日前,我又收到伟明寄来的新书《松间轻语》。我在朋友圈表达了我的喜悦与感慨:伟明兄是一位令人敬重、有独特风格的高产作家,在他的身上,无江湖痞气却有江湖侠气,无文人酸气却有文人正气。当我用三个晚上粗粗浏览他的新作,并着手为之写一点文字时,想到热爱赣南、通晓历史的伟明兄,曾把岳飞、辛弃疾、陈子敬、李梓发等一批与赣州有关的南宋时期的侠义之士从故纸堆里请出来,一一植入他的小说《祥瑞宝莲》中,这些与国家命运同舟共济的人物,都是忧国忧民的忠义大侠,人人英雄,个个了得,没有一个平凡之辈,我心中忽地涌现出了李白的这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2年7月出版

本报讯（郭玉芳）日前，市文联组织编选的《〈今朝〉十年精品选》丛书，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丛书按文体分小说、剧本卷，散文卷，诗歌、纪实文学、文艺评论卷，以刊发时间先后为序编辑而成。

创刊于2009年的《今朝》，是赣州市文联主办的综合文学艺术内部交流季刊，坚持“感受时代脉搏，突出地域特色，推介重点作家，扶持文艺新人，繁荣文艺创作，弘扬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生活”的办刊宗旨，发现、培养和扶持了一大批本土文艺新锐，精品力作层出不穷，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内刊品牌，受到社会各界称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朝》在赣南标识度建设上特辟“红土”“客家”“钧沉”等地域文化专栏，开掘赣南历史文化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涵养文艺生态，为繁荣赣州社会文化、助推赣南苏区振兴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文化支撑。

为展示十年来全市的文学创作实绩，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市文联组织编选了《〈今朝〉十年精品选》丛书，于今年7月出版。这套丛书不仅集中展示了赣南近十年来的文学发展风貌，同时，透过作品也让读者看到了赣南大地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了赣南老区人民感铭党恩、砥砺前行的火热场景。“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回顾《今朝》十年办刊历程，检阅赣南十年文学成果，《〈今朝〉十年精品选》所具有的欣赏价值、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

随《DK知识大百科》探宇宙万物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38亿年前,不知什么原因,一个比原子还要小的奇点,直径在1秒钟内膨胀到上万亿千米——宇宙在大爆炸中诞生了。自那之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才开始存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小的东西,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它的密度该有多大?在它之外难道真的什么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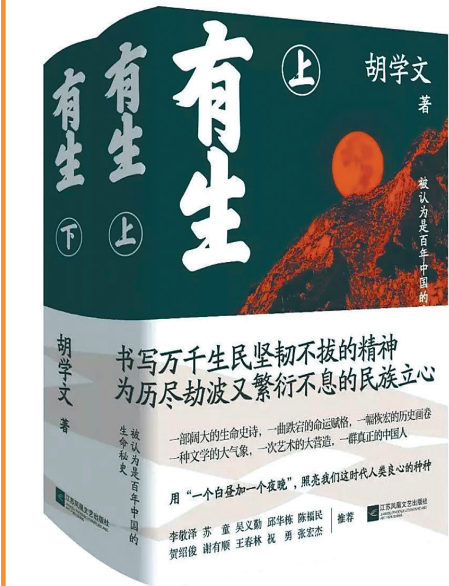
打开《DK知识大百科》,沉睡已久的求知欲仿佛被唤醒。

世界上的知识浩瀚无尽,如何在一本书中表现?该书由远至近,从太空、地球、自然到人体,然后是人类所创造的科学和历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6个学科主题,被丰富图文表现出来——恒星诞生的瞬间,地球核心的致密构造、化石漫长的形成过程、人类DNA中难以破解的密码、粒子加速器分裂出的原子微粒、文艺复兴时期的灿烂文化瑰宝……

从蒸汽机到电灯再到互联网,它们是科技创造出的奇迹,更是令人神往的开拓。如今我们坐在现代化楼宇就能尽知天下事,享受着电力、水力、煤炭、风能等魔法般的能源供应,这样美妙的时刻,大家已习以为常,若靠个人的力量,恐怕穷极一生也无法得其万一。

今天,各大科学领域分得越来越细,知识也呈现爆炸式增长。但我们可以跟着《DK知识大百科》,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从自然科学到人文历史,不断认识这个变幻莫测却又异彩纷呈的世界。(刘雨溪)

《有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一个人心里有光,那光就会时刻指引他,不分昼夜,无论春秋。

——《有生》胡学文

读一本好书,品百味人生。《有生》这本书是作家胡学文的高篇新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个起始于接“生”的故事,主人公乔大梅生逢乱世,兵乱帝没,命运被历史洪流改写,历经风雨沧桑。大梅的一生一共接生了一万两千余人,时光让她活成了悲悯与慈爱的“祖奶”。

故事以祖奶为主干,以及被祖奶接生到人世的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喜鹊及麦香等六个性格和经历不同,陷在不同人生困境中的宋庄儿女为枝叶,叙事时间从晚清到当下,时间跨度有百余年,被定格在祖奶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的讲述中,演绎百年人生的庞大和细小。写出了一方土地上众人的生命本相,呈现了乡土的时代变迁、风物和温情,勾勒出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和当下。

小说的风土人情离我们非常近,

我们所熟悉的人和事件几乎都可在这本书中寻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爱与哀愁、痛苦与欢愉,他们心底的种种计较和掂量,他们的在意和装作不在意,以及欲盖弥彰的欲望,都可以在书中窥见,真实而生动。这些历史洪流中的平凡人物都有着自己的生活轨迹,他们常被命运裹挟着跌入深渊,但他们永远倔强地与灰暗绝望的命运搏斗,哪怕头破血流也从不屈服。

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历史的沧桑和平凡人顽强的生命力,让我对人的生命力油然生出一股敬意。行文之间,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似乎生活在平行时空的魔幻现实里,人物有韧性、有光彩,每个人物、每段故事都值得细细品味。有生之年,有生之语,推荐给每一个在人海中浮浮沉沉的平凡的我们。

(推荐人:钟骏炯 声音:钟骏炯)



180秒荐书

• 推进全民阅读 •

推荐方式:写600字左右的推荐理由并录成180秒左右的音频(也可邀请朋友录制),附上书的封面图。

投稿邮箱:zfkymb@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180秒荐书”。



《西游记》里的葡萄

□邱俊霖

话说《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取经归来,唐太宗摆下御宴,宴席上“榛松莲肉葡萄大,榧子瓜仁菱米芥”。葡萄是太宗用来招待唐僧师徒的一种水果,而且这葡萄个头还大。

其实,在《西游记》故事发生的初唐,这么个大葡萄可是个稀罕物。

中国人很早便发现了葡萄,《诗经》中有一篇《葛藟》,讲的是野葡萄。但人们所熟知的欧亚种葡萄却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到中原的,但中原葡萄产量不高。《新唐书》里记载唐高祖李渊曾请客吃饭,席中有葡萄,宰相陈叔达却打包带走,原因是母亲生病,想吃葡萄却吃不到。连宰相都难弄到葡萄,可见当时葡萄有多珍贵。

后来,唐朝国力提升。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军队平定了高昌国,并设立了西州(今吐鲁番市),于是,葡萄就成为西州贡品。中原开始大力引进葡萄,葡萄才逐渐寻常了起来。

但小说里可管不了这么多细节,《西游记》第一回里提到花果山的百般好物里就有“胡桃银杏可传茶,椰子葡萄能做酒”。反正不管是温带还是热带水果,也不管是哪儿的特产,花果山通通都是有的。要不怎么当得上“花果山福地”的荣誉称号。

《西游记》里的神仙妖怪都喜欢吃葡萄。孙悟空打了白骨精被唐僧赶回花果

山,自己却在宝象国被黄袍怪变为了猛虎。八戒去到花果山搬救兵,小猴们捧着“紫巍巍的葡萄,香喷喷的梨枣……”请孙大圣进早膳。

孙悟空却笑话猪八戒:“我猪弟食肠大,却不是以果子作膳的。也罢也罢,莫嫌微薄,将就吃个儿当点心罢。”八戒却并不客气:“我虽食肠大,却也随乡入乡是。拿来拿来,我也吃几个儿尝新。”

但相较于直接吃葡萄,人们似乎更喜欢喝葡萄酒。在《西游记》故事发生的唐朝,诗人王翰便在《凉州词》里写有一句千古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李白在《对酒》中 also 说:“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衬托了葡萄酒的名贵。

孙悟空爱喝葡萄酒。葡萄酒也算花果山的一种土特产。孙悟空从菩提祖师那儿学得了本领,回到花果山,战胜了混世魔王,带回被擒的众猴。众猴都来奉承他,端来了大盆小碗的椰子酒、葡萄酒、仙花、仙果……

在比丘国,国王被妖魔所缠,身染重病。听信妖言,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个男孩的心肝做药引。后来,孙悟空施展神威,降伏白鹿,消灭狐精。孩子们的性命得救,国王设宴款待,其中便有“松子葡萄香腻酒”,即味香滑溜的松子酒和葡萄酒。

《西游记》里还有一次比较恐怖的

饮酒场景。话说孙悟空打死强盗,又被唐僧赶走。六耳猕猴乘机打伤唐僧,抢走行李。沙僧寻至花果山,见假猴王交出了假师徒四人。沙僧大怒,打死假沙僧,原来是一个猴精变的。六耳猕猴恼了,把沙僧打跑,教小的们把被打死的妖尸拖在一边剥了皮、取肉煎炒,将椰子酒、葡萄酒,同众猴都吃了。

吴承恩提了这么多次葡萄酒,想来他自己也爱吃葡萄和喝葡萄酒。实际上,在吴承恩生活的明朝,葡萄的确很受欢迎。比如,明朝的瓷器中有一种葡萄纹高足杯,杯外壁以斗彩折枝葡萄纹装饰。葡萄纹还有独特的寓意:因其枝蔓连绵不断,所以也就蕴含了生生不息、万寿无疆的美好祝愿,而且葡萄的果实很多,也吻合了人们祈盼子孙绵长、家庭兴旺的愿望,于是,人们还用葡萄纹来期盼多子多福。

我想,明朝人一定喜欢用绘有葡萄纹的高足杯来喝葡萄酒的。明初的《水浒传》里,好汉们喝的酒都是三碗不过冈的透瓶香、孔家庄的青花瓮、琵琶亭酒馆的玉壶春。但到了和《西游记》差不多同时代的《金瓶梅》里,葡萄酒反而最抢眼了,出现了近十次。

但到了《红楼梦》里,人们就不满足于喝普通葡萄酒了。第六十回里,宝玉曾让袭人带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